



大会

Distr.: General
10 October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55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 人民人权的行为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2/87 号决议编写。报告内容侧重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为，特别是加沙局势，所述期间为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 本报告在截止期限之后提交，是为了反映最新事态发展。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2/87](#) 号决议提交，所述期间为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本报告基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开展的监测活动，以及其他联合国实体和非政府组织收集的信息。阅读本报告时，应结合秘书长关于以色列侵害巴勒斯坦人民人权行为的报告([A/72/565](#))，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S-9/1 和 S-12/1 号决议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交的报告([A/HRC/37/38](#))。
2. 本次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为的报告主要侧重于加沙，因为加沙面临着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包括造成这一局势的持续的封闭、¹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以及导致 2014 年敌对行动以来死亡人数达到峰值的暴力行为。

二. 法律框架

3. 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加沙地带在内，均被视为受到以色列占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适用于此。²
4.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占领的规定，占领国有义务保护被占领土的人民，特别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带任何歧视地、人道地对待受保护人员，并在其能力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地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同时尊重(除非受到绝对阻碍)该国现行法律。³ 占领国还必须根据其国际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被占领土上的人权。
5. 关于可适用的法律框架的详细分析，可参阅秘书长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A/HRC/34/38](#)，第 3 至 11 段)。

三. 对加沙的封锁和关闭

6. 以色列作为占领国，负有尽一切可能办法保证居民食物与医疗供应，并在占领地资源不足时运入必需的食物、医疗物资及其他物品的义务。⁴ 以色列对巴勒

¹ “封闭”一词用来描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的长期封闭以及经济和行动限制。

² 见 [A/HRC/34/38](#)，第 10 段；国际法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1 页。另见安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和 2334(2016)号决议等；大会第 [62/181](#) 和 [63/98](#) 号决议等；人权理事会第 [10/18](#) 号决议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 [A/HRC/12/37](#) 第 9 段和 [A/HRC/8/17](#) 第 5 段等；2014 年 12 月 17 日《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会议通过的宣言([A/69/711 S/2015/1](#)，附件)。

³ 《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海牙章程》第四十三条，以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十七条；[A/HRC/34/38](#)，第 13 段。

⁴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五条。

斯坦被占领土居民的义务不仅限于提供基本用品，还包括尊重他们的人权，包括尊重适足生活水准权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义务。⁵

7. 秘书长一再表示关切封闭加沙对平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强调这可能相当于国际法所禁止的集体惩罚。⁶

A. 加沙的人员和货物进出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对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的限制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封闭对行动自由权的影响

9. 国际人权法保障行动自由，⁷ 国际人权法明确规定，人人都可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⁸ 尽管可能对行动自由权加以限制，但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国际人权法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并与要保护的利益相称的限制外，该项权利不应受任何其他限制。⁹ 限制加沙的行动自由，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适足生活水准、健康、教育、工作和家庭生活权利的享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有可能也达到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指的集体惩罚的地步。¹⁰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当局一直关闭拉法口岸，使埃雷兹过境点成为加沙人前往西岸和国外的唯一常规出口。总的规定是，加沙每一个需要经埃雷兹旅行的巴勒斯坦人只能在获得以色列颁发的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前提是其属于三个主要类别之一，¹¹ 并且不超过以色列安全当局规定的通行配额。¹²

11. 关于病患及其陪同人员这一类，只有那些需要事关生命的重大医疗但在加沙无法获得的病患才能申请出境许可证，该许可证仅供一次性使用。需要多次就诊的慢性病患者每次需要离开加沙时都必须申请。关于其他特殊情况，可以离开加

⁵ [A/HRC/24/30](#)，第 22 段；[A/HRC/34/36](#)，第 36 段；[A/HRC/31/40](#)，第 36 段。另见 [A/HRC/34/38](#)，第 30-31 段和第 33 段；

⁶ [A/72/565](#)，第 28 段。

⁷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

⁸ 同上注，第十二条第二和四款。

⁹ 同上注，第十二条第三款；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行动自由的第 27 (1999)号一般性意见，第 14 段。

¹⁰ [A/HRC/34/38](#)，第 64 和 65 段。

¹¹ 这三个主要类别是商人、病患及其陪同人员以及其他特殊情况。

¹² 以色列国防部，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 “Unclassified status of authorizations for the entry of Palestinians into Israel, their passage between Judea and Samaria and the Gaza Strip and their travel abroad”, September 2017。

沙去探访“患有可能危及生命或需长期住院治疗的严重疾病”的“一等”亲属，即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以及丈夫或妻子。¹³

12. 满足通过埃雷兹的标准并不能保证获得出境许可证。例如，要访问患病的母亲，必须首先取得并向以色列当局提交医院确认母亲病情严重的医疗报告、以色列当局签发的身份证件副本(居住在加沙的人有 30 000 至 40 000 没有此类身份证件，永远不能申请任何类型的出境许可证)；如果前往或经过约旦，还要有约旦当局允许申请人经过约旦旅行的函件。¹⁴

13. 2017 年 10 月提出的对出境许可证申请的处理规则的修正，¹⁵ 将申请答复的时限从 14 个工作日延长到 23 至 70 个工作日，具体取决于申请人的类别。以色列人权组织在 2018 年 4 月 10 日向以色列高等法院提交的复议申请中对此修正案提出质疑，¹⁶ 理由是，在没有任何理由或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延长申请处理时间会对加沙居民的人权造成不必要、不成比例的伤害。第一次听证会预计将于 2019 年 1 月举行。

14. 另一项措施规定，进行“长时间旅行”的巴勒斯坦人只有在同意签署弃权书，表明至少一年不会返回加沙时，才可以通过埃雷兹。这项新措施列在以色列的官方政策中。¹⁷ 包括学生在内的许多申请人报告说，他们在到了埃雷兹之后才听说此规定，只能要么签署弃权书，要么错过出国留学的机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1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又采取了进一步的限制，禁止经过埃雷兹的巴勒斯坦人携带电子设备(除了手机)、食品和洗漱用品。¹⁸ 人权高专办通过多年来的监测注意到，以色列当局在采取新措施和修订现有程序时，通常很少或根本不通知受影响的居民。加沙的居民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民政办公室都报告说，他们有时只是在向以色列当局提出申请后才知道程序已更改。¹⁹

16.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民政办公室就“往返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通道”等民政事务与以色列协调。2017 年，估计有 1 940 000 人生活在加沙。²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民政办公室平均每天收到多达 1 000 份希望离开加沙的巴

¹³ 同上注，第 10 页。

¹⁴ Sarah Adamczyk, *Undocumented and Stateless: The Palestinian Population Registry and Access to Residency and Identity Documents in the Gaza Strip*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2012), p. 43.

¹⁵ 见 www.hamoked.org.il/files/2018/1162841.pdf(希伯来文)和 www.gisha.org/UserFiles/File/LegalDocuments/procedures/general/200en.pdf(英文)。

¹⁶ 以色列高等法院, *Gisha and Others v. Minister of Defense and Others*, Case No. HCJ 2852/18, *Petition for Order Nisi*. Available at www.hamoked.org/Document.aspx?dID=Updates1982。

¹⁷ 以色列, *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 “Unclassified status of authorizations for the entry of Palestinians into Israel”, pp. 12 and 13。

¹⁸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12 月,第 4 页。

¹⁹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²⁰ 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统计局,西岸和加沙地带主要统计指标数据库,可查阅:www.pcbs.gov.ps/Portals/_Rainbow/StatInd/StatisticalMainIndicators_E.htm。

勒斯坦人的申请。民政办公室在按照以色列的严格标准筛选后，每天约向以色列提交 250 份申请。其工作人员不知道何时或哪些申请会得到答复，并且很少或根本没有权力质疑或推翻以色列当局的决定。²¹

17. 提交给以色列当局的每份申请下一步都必须经过“关于申请人和/或其家庭成员的安全评估，以及根据规定的行政检查，审查以色列国家关于此份申请的安全、政治和战略利益。”²² 以色列当局拒绝或延迟向病患发放许可证的借口是担心哈马斯滥用许可证。²³

18. 以色列当局一般要求巴勒斯坦人在埃雷兹进行安全面谈，作为获得许可证的先决条件。巴勒斯坦人报告在这种面谈中受到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恐吓。还有报告称申请人受到压力，要求他们提供加沙安全方面的信息。例如，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位想去加沙外治疗的癌症患者据报在安全面谈期间被要求提供有关加沙武装团体成员的详细信息，以获得出境许可证。由于没有提供此类信息，在本报告起草之时，他的许可证仍处于“安全审查”之中，尽管以前几次已获得过许可证。²⁴ 向以色列当局提供此类信息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着以后遭加沙安全部队逮捕和审问的严重风险。同意参加安全面谈的申请人也有遭到以色列逮捕和拘留的风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在安全面谈后分别逮捕了六名申请人。²⁵

对健康权的影响

19. 由于加沙缺乏专业医疗，药品也严重短缺，医生经常将病人转介到加沙以外的医院。然而，需要进行治疗并不能保证获得出境许可。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称，从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向以色列当局提交的医疗出境许可证申请有 21 443 份，其中 19 583 份因安全原因被推迟或拒绝。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受邀接受安全面谈的 400 名患者中，只有 40 名最终获得了出境许可证，其他人则被拒绝或等待进一步审查。²⁶

20. 申请往往延宕数月。一些巴勒斯坦人报告说，他们的申请在约定的诊疗过一天后才获得批准；另一些人则是在旅行的当天才获得批准，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赶上约定的诊疗；还有些人则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许多患者报告错过了重要的医疗约定，或家人错过了在所爱的人去世前见面的机会。²⁷ 在某些情况下，患者由于许可证发放延误而死亡。2017 年 6 月，一名有九个孩子、被诊断患有乳腺癌

²¹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²² 以色列，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 “Unclassified status of authorizations for the entry of Palestinians into Israel”, p. 9。

²³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加沙以外接受医疗的机会”，《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5-6 月特刊。可查阅：www.ochaopt.org/content/access-medical-care-outside-gaza。

²⁴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²⁵ 数字来自世卫组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布的每月报告《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可查阅：www.emro.who.int/pse/publications-who/monthly-referral-reports.html。

²⁶ 同上注。

²⁷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但在加沙无法获得放射治疗的巴勒斯坦母亲，因在 2017 年 2 月至 6 月间错过五次在西岸的医疗预约而死亡。她的申请要求仍在“安全审查中”，尽管她以前曾获得出境许可证。

21. 需要在加沙以外治疗的患者可以有人陪同。所有 55 岁以下的陪同人员都需要以色列安全许可才能旅行。有许多报告称患者获得出境许可，但他们的同伴却因安全原因被拒。2018 年 4 月，一名 15 个月大的脑水肿女童被转介到加沙以外的地方接受治疗。她的母亲获得了陪同许可。这名婴儿在东耶路撒冷住院 33 天，然后返回加沙。但其母未获得参加后续预约诊疗的许可。在编写本报告时，这名婴儿仍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滞留医院。²⁸

22. 被以色列安全部队严重打伤、需要去加沙以外接受专业治疗的人大多未获得以色列的出境许可证。2017 年 12 月 17 日，一名此前一直在加沙-以色列隔离围栏前示威的 28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击中腹部，造成严重内伤。由于急需专业医疗，医生将他转介到耶路撒冷的圣路易斯法国医院。以色列当局拒绝给他发放出境许可证，他在五天后因伤去世。²⁹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5 月 30 日，代表在此期间示威时严重受伤的巴勒斯坦人提交的出境许可证申请有 66 份，其中 33 份被拒绝，22 份获得批准，11 份仍处于安全审查中。³⁰

23. 即使一个人符合严格的标准并获得安全许可，穿越埃雷兹仍然是一种令人生畏的经历，可能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据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 8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2 名患者，都拥有以色列批准的出境许可证，但在经过埃雷兹时被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³¹ 需要在加沙以外转诊的患者还在从巴勒斯坦当局获得资金以支付医疗费用方面继续遭受严重拖延。

24. 在实践中，许可证制度的特点是缺乏透明度。无数巴勒斯坦人，包括身患绝症的病人，仍然在不确定申请状况的情况下等待。有时，他们可能会收到一条短信，通知他们其申请“正在安全审查”，或申请被拒，或者也可能根本收不到任何信息。2017 年 8 月 27 日，一名患有子宫癌的巴勒斯坦妇女在出境许可证申请被拒、因而错过 2017 年 5 月至 8 月间三次西岸预约医疗后死亡。据报，她每次都在预定的医疗日前一天收到一条短信，通知她，她的申请仍“在安全审查”。

25. 由于行动自由是行使其他人权如家庭、健康和教育权利的先决条件，以色列当局实施的封闭和相关做法，特别是行动限制，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产生了毁灭性影响。这些做法也帮助强化了以色列宣布的使加沙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

²⁸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²⁹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³⁰ 数字来自世卫组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布的每月报告《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

³¹ 迈赞人权中心。

岸分离的政策。^{32、33} 这继续给各个家庭带来严重后果。大约三分之一的加沙居民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有亲戚。由于探访家人不是一个旅行标准，许多家庭多年来一直处于分离状态。

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

26. 来自加沙的学生曾占西岸学生人口的 35%，³⁴ 但现在几乎已从各大学中绝迹。自 2000 年第二次起义爆发以来，学生一直受到极大限制。³⁵ 在西岸学习未被列为申请出境许可证的标准之一。这实际上全面禁止了加沙学生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各大学和其他教育项目中登记入学。

27. 作为一项旅行标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出境参加阿克萨清真寺的星期五祈祷被继续暂停，另待通知。³⁶ 尽管此前许可证的颁发已经有配额和年龄的限制，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穆斯林节日期间才颁发。据报，对于加沙的基督徒，宗教节日也受到配额和年龄限制，这使得许多人不愿申请。在 2018 年复活节期间，以色列为 55 岁以上的基督徒分发了 500 份许可证。而 2017 年，加沙的基督徒获得了 700 份没有年龄限制的许可证。³⁷

28. 商人出境仅限于“巴勒斯坦高级商人和贸易商”以及其他“入境可能有助于改善加沙经济并且只交易在提交申请时适用的民事政策所批准的货物”的高级贸易商。³⁸ 2017 年，该类别未批准的许可证数量与前几年相比减少了约 50%，³⁹ 但在 2018 年逐渐增加，2 月份加沙约 5 000 名登记的贸易商⁴⁰ 只获发了 1 574 份许可证。⁴¹ 2017 年 10 月，此类许可证的处理时间从 55 个工作日增加到 70 个工作日，许多申请据报超过 70 天仍未得到答复。如果获得许可证，其有效期将由以色列当局确定。

³² 例如，见 the State's response in Israel, High Court of Justice, *Azza Izzat and others v. Minister of Defence*, Case No. HCJ 495/12, 16 August 2012, para. 26. Available at www.gisha.org/UserFiles/File/LegalDocuments/495-12/495-12-Excerpts-from-state-response-16.08.12.pdf.

³³ 另见，A/HRC/31/44，第 12-31 段，以及 A/HRC/34/38，第 62-68 段。

³⁴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The Illegal Closure of the Gaza Strip: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2010), p. 85。

³⁵ Gisha, “50 shades of control”, available at http://gisha.org/50shades/50_Shades_Of_Control_EN.pdf。

³⁶ 以色列，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 “Unclassified status of authorizations for the entry of Palestinians into Israel”, p. 7。

³⁷ Gisha, “50 shades of control”。

³⁸ 以色列，Coordination of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 “Unclassified status of authorizations for the entry of Palestinians into Israel”, p. 10。

³⁹ 世界银行，“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经济监测报告”，2018 年 3 月 19 日，第 25 页；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2017 年 12 月，第 6 页。

⁴⁰ 据巴勒斯坦商业协会称，加沙约有 5 000 名登记贸易商。

⁴¹ 根据 Gisha 组织的说法，2018 年 2 月发放了 1 574 份贸易许可证，而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人道主义公报》，2017 年 6 月和 2017 年 12 月分别发放了 738 份和 551 份许可证。

29. 货物进出加沙的唯一正式商业过境点是凯雷姆沙洛姆，由以色列陆地口岸管理局专控，受以色列国防部及加沙协调和联络管理局管辖。⁴² 除非可以获得以色列颁发的进口许可证，否则禁止将以色列视为军民两用的货物进口到加沙。从医疗用品到木板，再到车辆和通讯设备等整个种类的货物，共有 117 种违禁物品。

30. 从加沙通过以色列向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和国际市场出口货物受到限制，并取决于以色列的批准。茄子和西红柿等少量来自加沙的物品可以在以色列出售；但加沙加工食品禁止在以色列和西岸出售。⁴³ 以色列的许多产品包括加工食品，则在加沙境内广泛进口和销售。

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 2 534 卡车货物从加沙出境，与上一期间相比减少了 7.6%。⁴⁴ 这超过了在封闭的前八年离开加沙的货物总车数，⁴⁵ 速度达每月 211 车，仍然比关闭前 2007 年的月平均值低 78%。⁴⁶ 1 月 14 日和 15 日，以色列当局关闭了凯雷姆沙洛姆，原因是发现了一条隧道，该隧道随后被摧毁。2018 年 5 月，过境点的巴勒斯坦一侧遭到巴勒斯坦示威者严重破坏，导致业务暂停。

32. 对货物和人员流动的严格限制是支撑封闭的主要手段，并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不变，严重侵蚀了加沙经济的生产基础，使后者更加陷于依赖。⁴⁷ 以色列对原材料、必要设备、备件和技术专家的入境限制，使重建加沙和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努力始终受到延误。⁴⁸ 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加沙一大片农田及加沙大部分渔业水域为禁区，实际上是将它们剥离，不能再用于加沙经济。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分歧导致的措施使局势更加恶化；例如，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的措施导致加沙的电力供应急剧减少。⁴⁹

⁴² 见 www.cogat.mod.gov.il/en/Gaza/Pages/keremshalom.aspx。

⁴³ Gisha, “10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economic activity in Gaza”, blog, 26 Octo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gisha.org/en-blog/2017/10/26/10-things-that-can-be-done-to-improve-economic-activity-in-gaza/>。

⁴⁴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总共有 2 742 卡车货物从加沙出境。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过境点：人员和货物流动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page/gaza-crossings-movement-people-and-goods。

⁴⁵ 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资料，2008 至 2015 年间，总共有 2 519 卡车货物离开加沙。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过境点：人员和货物流动数据库”。

⁴⁶ 2007 年上半年每月平均有 961 卡车货物离开加沙，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过境点：人员和货物流动”数据库。

⁴⁷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双赤字或强加的资源缺口”，2017 年，第 2 页。

⁴⁸ Mohammed Samhuri, *Three Years Later After the 2014 Gaza Hostilities: Beyond Survival: Challenges to Economic Recovery and Long Term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May 2017)。

⁴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专家称，加沙到电力短缺加深人道主义危机”，2017 年 7 月 12 日。可查阅：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866。

B. 加沙境内的人员流动

以色列宣布的限制区

33. 在加沙领土内,沿围栏全线以及在海上,以色列当局单方面宣布了一个限制区,巴勒斯坦人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能进入这个区域的。限制区的范围时大时小。⁵⁰

34. 尽管那些区域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中加沙的一部分,包括农田和渔业水域,但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执行限制规定时,常见做法包括经常性军事入侵、沿围栏的冲突和枪击、夷平土地和损坏财产。⁵¹

35. 限制区覆盖加沙大量农田和大部分渔业水域,仍然完全或部分不准巴勒斯坦人进入。⁵² 据估计,约有 178 000 人⁵³ (加沙人口的 7.5%)受到以色列对加沙陆地和海上实施的准入限制的影响,其中包括约 3 700 名渔民及其家属。⁵⁴

36. 1995 年《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把距离加沙海岸 20 海里以内区域设为巴勒斯坦人海上活动区,以色列在该区域全境都可“对涉嫌用于恐怖活动或走私武器、弹药、毒品、货物或从事任何其他非法活动的船只采取任何必要措施”。⁵⁵ 自 2000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以安全考虑为由一直对这一距离加以限制,有时完全禁止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水域捕鱼。⁵⁶ 2007 年哈马斯接管加沙后,海上活动区进一步受到限制,从此通常都被限制在 6 海里以内。

3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约有 300 起以色列安全部队向渔民开火的事件,造成 1 名渔民(18 岁)死亡,21 人受伤。以色列安全部队还逮捕了至少 44 人(见下文),其中包括 4 名儿童,并没收了 19 艘船只,同时毁坏许多船只。⁵⁷ 以往报告中对这些做法做了记录。⁵⁸

⁵⁰ 距围栏 300 米以内为不得进入的禁区,1 500 米以内为高风险区。海上的界限是 6 海里。

⁵¹ 见 A/72/565, 第 34-35 段。

⁵²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地带的出入限制区”数据表,2013 年 7 月。可查阅 www.ochaopt.org/sites/default/files/ocha_opt_gaza_ara_factsheet_july_2013_english.pdf; 联合国,“十年后的加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联合国国家工作队”,2017 年 7 月。可查阅 www.un.org/unispal/document/gaza-ten-years-later-un-country-team-in-the-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y-report, 第 18 页;另见 *Premiere Urgence Internationale*, “The impact of the ARA on the farmers and fishermen: IHL violations and protection threats in 2017”, February 2018, p.2。

⁵³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围栏和艰难地带之间”,2010 年 8 月。可查阅 www.ochaopt.org/sites/default/files/ocha_opt_special_focus_2010_08_19_english.pdf。

⁵⁴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8 年 3 月,第 8 页。

⁵⁵ 1995 年 9 月 28 日《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附件一,第十四条。

⁵⁶ A/68/502, 第 2 页。

⁵⁷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⁵⁸ 见 A/HRC/34/30 第 12-14 段及 A/72/565 第 35 和 41 段。

3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曾 4 次将捕鱼区范围从 6 海里扩展到 9 海里，⁵⁹但这种扩展时间有限并由以色列自由决定。渔民报告了许多事件，包括以色列海军在渔船离 6 海里界限还很远时就向渔船发射实弹。⁶⁰

39. 据报告，在海上被捕的 44 人中，有 3 人被指控犯有走私武器罪，本报告定稿时，对他们的审判正在进行中。⁶¹其他人在被捕后不久获释，没有受到正式指控。据报告，一些受害者称，渔民一旦被捕，就会带上手铐，蒙住眼睛，被带到以色列拘留点，被审问有关巴勒斯坦武装团体的情况，有时还会受到虐待。在一起案件中，一名被以色列海军逮捕的渔民据称涉嫌与武装团体有关联。⁶²

4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海军没收的渔船都没有归还给船主。少数过去几年归还的渔船也是遭到破坏且没法修复，因为以色列限制进口诸如玻璃纤维、木板、发动机和备件等“两用品”。一些渔民因此失去了生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95%的加沙渔民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援助。⁶³截至 2018 年 6 月 1 日，加沙登记渔民有 3 700 人⁶⁴——据说他们支持着其他约 18 250 人的生活，而 2000 年这个数字为 10 000 人。⁶⁵因为渔获量和收入不足，他们当中大约只有 2 000 人每天捕鱼。⁶⁶尽管包括以色列政府在内，各界所作的广泛评估认为，⁶⁷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和经济形势已经达到临界点，⁶⁸但多年来，可以帮助提高收入水平和减少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渔民却由于以色列的禁止，而一直无法进入产量最高的捕鱼区。据报告，这些区域从距离加沙海岸大约 9 海里处开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渔业部说，如果全年都可进入 9 海里处的捕鱼区，则可能使收入和就业机会增长 20%，而如果全年可进入 12 海里以内捕鱼区的话，行业部门收入则将增长 50%，整个加沙的渔民都能充分就业。⁶⁹

41. 以色列关于陆地限制区范围的官方立场仍然不明确。军事禁区最初是在 2000 年单方面宣布和实施的，范围为距离围栏 150 米以内，2009 年 5 月扩展到距离围

⁵⁹ 包括拜特哈嫩和拜特拉希耶在内的北部海域往往不包括其中，仍受 6 海里的限制。

⁶⁰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⁶¹ 迈赞人权中心。

⁶² Yoav Zitun and Ilan Curiel, “Islamic Jihad member charged with planning attack on Israeli Navy”, 4 April 2018. Available at 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5219830,00.html。

⁶³ 见 <https://euromedmonitor.org/ar/gaza>。

⁶⁴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2018 年 3 月，第 8 页。

⁶⁵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地带的出入限制区”。

⁶⁶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2018 年 3 月，第 8 页。

⁶⁷ Itamar Eichner, “Netanyahu: Israel working to prevent humanitarian collapse in Gaza” Y Net New, 4 June 2018. 可查阅 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5278824,00.html。

⁶⁸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协议签订后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只取得微弱进展”，《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8 年 1 月。可查阅 www.ochaopt.org/content/only-marginal-improvement-humanitarian-situation-gaza-strip-wake-intra-palestinian。

⁶⁹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2018 年 3 月，第 9 页。

栏 300 米以内。但实际上禁区的宽度各处不尽相同，高风险区范围扩大到距离围栏几百米以内。

42. 许多农民向人权高专办报告了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这些区域的做法，包括经常向农民所在方向实弹射击、入侵、用推土机夷平农田，以及在围栏附近的以色列领土上喷洒除草剂，对他们的作物造成影响。农民们指出，由于这些做法，他们中许多人被迫放弃土地，生计无着。有一些农民说，因为限制区并没有明显界限，所以他们是直到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射击，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限制区。2018 年 3 月 3 日，一名 59 岁的巴勒斯坦农民在距离围栏约 200 至 250 米的自家农田除草时，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击中大腿，之后不治身亡。⁷⁰

43. 农业部门还因为以色列对其认为属于军民两用的货物实行限制而受到影响，管道、木材和化肥等基本物品进口延误并受限。⁷¹

44. 据报，以色列喷洒除草剂的做法——据称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加沙，也造成了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虽然以色列称这种做法“只发生在与加沙接壤的安全屏障沿线的以色列国领土上”，但喷洒区域的位置和面积从未披露过，包括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披露。⁷² 这影响到至少距离围栏 1 000 米以内的作物，包括大小不会妨碍视线的农产品/作物。⁷³ 最近，以色列国防部驳回了代表 8 名巴勒斯坦农民提出的索赔案件，损害赔偿金额估计为 66 000 美元。⁷⁴ 然而，该部却对纳哈勒奥兹犹太集体农场就空中喷洒对他们作物造成损害提出的索赔进行了赔偿(61 900 新谢尔克)。⁷⁵

45. 陆地和海上限制区的情况对居住在那里或依靠这些地区谋生的人(渔民、农民、牧羊人或碎石收集者)造成了严重的人权关切，这些人仍易遭受生命和安全威胁，受到任意逮捕和拘留、丧失生计的威胁，只能获得有限的服务，随时可能流离失所。以色列当局关于陆地和海上出入限制区范围的通报仍然不一致，因此具有任意性。对被指控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长期缺乏有效的补救办法，且不追究责任，这进一步加剧了情况的恶化。

⁷⁰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⁷¹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第 35 和 36 页。

⁷² Gisha, “Gaza farmers assess the damage after another round of herbicide spraying”, 1 February 2017. Available at <http://gisha.org/updates/5776>.

⁷³ 同上。

⁷⁴ Al-Mez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Effects of aerial spraying on farmlands in the Gaza Strip”, briefing paper, February 2018, p.8。

⁷⁵ Amira Hass, “Farm warfare: How Israel uses chemicals to kill crops in Gaza”, Haaretz, 9 July 2018. Available at 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palestinians/premium-farm-warfare-how-israel-uses-chemicals-to-kill-crops-in-gaza-1.6245475.

对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的影响

4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包括 14 名儿童在内的 108 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限制区内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⁷⁶——这是自 2014 年敌对行动以来在加沙记录的最高死亡人数。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5 月 31 日，有 95 名示威者被杀，其中包括 12 名儿童、2 名记者和 1 名护理人员，许多人是头部或上身中弹而亡。仅 2018 年 5 月 14 日这一天，就有 42 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其中包括 6 名儿童。

47. 死伤者绝大多数都是在参加 2018 年 3 月 30 日开始在“回归大游行”旗帜下举行的示威活动时受伤或被害的。示威游行由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和民间社会运动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承认，遇害者中有一些是它们的成员。⁷⁷ 示威活动在加沙和以色列隔离围栏附近举行，示威者在距围栏大约 700 米处不同地点上搭建了帐篷。成千上万人参加了游行，有许多家庭都是扶老携幼全家参与。国际人权法保障言论、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⁷⁸ 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些权利，对这些权利的任何限制都必须按照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的相关规定实施。

48. 示威者大量伤亡，特别是在看起来并没有对以色列安全部队构成致命威胁的情况下，很大一部分巴勒斯坦人被实弹打伤，这引起了人们对以色列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的严重关切。

49. 哈马斯发表的公开声明和言论表明，他们打算利用大规模抗议活动渗入以色列并寻求殉难。⁷⁹ 数百名示威者投掷石块，焚烧围栏附近的轮胎，举着旗帜挥舞，高呼民族口号。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示威者放飞燃烧的风筝（虽然未造成任何伤亡，但对以色列农田造成了严重破坏），有时投掷自制燃烧弹，破坏围栏加沙一侧的铁丝网。有几次，一些人破坏了以色列这一侧的围栏。以色列当局报告说，他们的部队受到爆炸装置和作战榴弹袭击，加沙北部的一个以色列哨所遭到枪击。巴勒斯坦抗议者 3 次袭击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并严重破坏巴勒斯坦一侧的基础设施。

50. 2018 年 4 月 20 日，在加沙北部，一名 14 岁男孩被以色列安全部队用实弹击中头部身亡。以色列安全部队对这一事件的初步调查表明，他试图破坏围栏，⁸⁰ 而这看上去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因此不能作为使用火器的理由。此外，现有资料表明，这名男孩是在逃离围栏时被射杀的，当时他距离围栏大约 250-300 米。⁸¹ 2018 年 5 月 14 日，在加沙中部，一名 15 岁女孩被以色列安全部

⁷⁶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⁷⁷ 见 <https://moi.gov.ps/Home/Post/123119>。

⁷⁸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九、二十一和二十二条。

⁷⁹ 见 S/2018/614，第 17 段。

⁸⁰ Times of Israel, “Army said to find slain Gaza teen was trying to damage border fence when shot”, 21 April 2018. Available at www.timesofisrael.com/army-said-to-find-teen-was-trying-to-damage-gaza-fence-when-shot/.

⁸¹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队用实弹击中头部身亡。以色列安全部队称，枪击发生前不久，受害者曾用切割器割断了一些带刺的铁丝网。据报告，她是从围栏撤退 100 米后、和一个朋友站在一起时，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的。

51. 5 月 29 日，据报为报复加沙的死亡事件，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近 200 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这是自 2014 年加沙前一轮战斗结束以来从加沙发射的最大一波炮弹。⁸²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共同负责。据报一枚迫击炮弹落在 Eshkol 地区理事会集体农场一所幼儿园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对此，以色列国防军进行报复，向整个加沙地带其认为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的目标实施打击。没有关于这些报复性打击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52. 除大量伤亡外，人们在围栏处经历或目睹的暴力事件也造成了普遍的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后果。虽然估计有 210 000 巴勒斯坦人已经处于心理极度脆弱、患有重度或中度精神健康障碍的状态中，⁸³ 但在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而特别需要提供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的人中，预计 7 490 人有严重精神健康问题，29 960 人有轻度至中度心理健康问题。需要这种支持的儿童预计达 18 725 人。⁸⁴

53. 以色列当局称，安全部队针对的不是和平示威者，而是意图突破围栏并“渗透”进以色列的“恐怖分子”和“煽动者”。⁸⁵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人在 2018 年 4 月 6 日发表的声明中强调的，“试图接近或越过绿线围栏本身当然并不构成致命或重伤威胁，不能作为使用实弹的理由。”

54. 在应对加沙围栏和出入限制区的抗议时，以色列安全部队必须尊重与执法有关的相关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原则。除其他外，这些原则规定，火器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对个人使用，如果使用火器不可避免，则只能在死亡或重伤威胁迫在眉睫时使用。⁸⁶ 若非死亡或重伤威胁迫在眉睫，使用火器造成死亡或造成致命伤害，则可以等同于任意剥夺生命。⁸⁷ 非法使用武力造成杀戮也可以构成故意杀人，严重违反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⁸⁸

55. 在持续封闭期间，加沙连续经历了几轮敌对行动，包括以色列和加沙武装团体之间 3 次敌对行动重大升级(2008-2009 年、2012 年和 2014 年)。除了生命损失

⁸² S/2018/614，第 19 段。

⁸³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3 页。

⁸⁴ 保护儿童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助工作组制定的详细预测数据。

⁸⁵ 见 <https://twitter.com/benabyad/status/982533269236285441>。

⁸⁶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 2 条和第 3 条，以及《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 5、9、13 和 14 条原则；另见 A/HRC/34/38，第 45-48 段。

⁸⁷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

⁸⁸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百四十七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1.(1)项。

和生计被毁外，房屋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后果，许多加沙人至今仍难以从中恢复过来。

56. 自 2014 年敌对行动以来，超过 18 200 人(3 500 个家庭)仍然流离失所，生活朝不保夕，他们通常寄身拥挤不堪的临时住所，且不时搬来迁去。⁸⁹ 虽然缺乏资金似乎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但以色列限制向加沙进口基本建筑材料据报也起到了一定作用。⁹⁰ 尽管有这些延误，受限制的建筑材料还是通过联合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在 2014 年商定的加沙重建机制定期进入加沙。人们困在一块飞地里，在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和绝望感中度日，他们改善生活的前景越来越渺茫。

四. 问责

57. 加沙敌对行动最近一次升级已过去四年，但仍令人严重关切的是，对冲突各方涉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缺乏问责。自调查委员会关于 2014 年加沙冲突的报告发表以来，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定期提供最新资料，说明在执行委员会建议方面缺乏进展的情况，并强调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缺乏问责的关切。⁹¹

58. 鉴于指控的严重性和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以色列军法署署长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结案的案件数量尤其令人关切。根据以色列军法署署长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24 日的最新资料，在向其提交的与 360 起事件有关的 500 起投诉中，有 80 起事件还没开始调查就已经结案，下令进行调查的 31 起事件中，有 13 起已经结案，对抢劫行为提出了 3 项诉讼。⁹² 以色列军事司法系统把重点放在追究低级别士兵的责任上，并以缺乏怀疑犯罪的正当理由为由结案，这样做并没有解决军事指挥官和其他长官为其可能需要承担责任的行为负责的问题。⁹³ 人们对以色列军法署署长办公室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及时性和透明度尤其表示了严重关切。⁹⁴

⁸⁹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2018 年 3 月，第 3-6 页。

⁹⁰ 同上。

⁹¹ 特别见 [A/HRC/37/41](#)，第 9-17 段；[A/HRC/34/38](#)，第 42 段；以及 [A/71/364](#)，第 40 段和 51-55 段。

⁹² 军法署，“以色列国防军军法署署长关于据称在‘坚壁’行动期间发生的特殊事件的决定——第 5 号更新”，新闻稿，2016 年 8 月 24 日。可查阅 www.law.idf.il/163-7596-en/Patzar.aspx；另见 [A/72/565](#)，第 56 段。

⁹³ 见 [A/71/364](#)，第 40 段；[A/HRC/34/38](#)，第 42 段；[A/HRC/35/19](#)，第 20 段；以及 [A/HRC/37/41](#)，第 9-16 段。

⁹⁴ [A/71/364](#)，第 40 段；[A/HRC/37/41](#)，第 11 段；以及 [A/HRC/35/19](#)，第 18-19 段。

59. 2018 年 3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家主计长兼监察专员公布了关于 2014 年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第四次报告。⁹⁵ 报告指出，国际法在以色列国防军加沙活动的范畴内得到了考虑，平民在敌对行动期间得到了援助。

60. 该报告还评估了根据特克尔委员会的建议设立的实况调查机制——总参谋部实况调查评估机制——该机制隶属于总参谋部。尽管详细说明了该机制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陷，主计长仍得出结论认为此机制符合国际法的要求。⁹⁶ 然而，尽管这一机制的官员照理应在所审查事件的指挥系统之外，但它仍然是军方用以审查自己行为的一个内部监督机构。因此，人们担心独立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原则是否得到了考虑。

61.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回归大游行”期间杀害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于 2018 年 4 月启动对以色列安全部队行为的调查。鉴于上述那些问题，同样的机制被用于这项调查，令人关切。⁹⁷ 秘书长在 2018 年 3 月 30 日的声明中呼吁以色列当局“对这些事件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⁹⁸ 2018 年 4 月 6 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⁹⁹ 和 3 位特别报告员¹⁰⁰ 对这一呼吁表示了赞同。

62. 2018 年 5 月 24 日，以色列高等法院就人权组织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接战规则提交的复议申请发布了一项裁决，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边界危机中的接战规则合法。¹⁰¹

63. 法院由于在评估开火政策的能力上存在制约，而将这个问题移交给调查机制处理。¹⁰² 但加沙居民诉诸司法的机会有限，这进一步加剧了对缺乏问责的关切。

⁹⁵ 见该报告英文译文，可查阅 www.mevaker.gov.il/he/Reports/Report_622/3cdfbe36-04fc-4ff2-b2df-33ce258ae838/dabla-eng.pdf。

⁹⁶ 同上，第 129 页。

⁹⁷ 以色列媒体 2018 年 4 月 8 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已委任总参谋部理论和培训司司长 Moti Baruch 准将牵头组织调查，见 Amos Harel, “Israeli military to launch probe into Gaza border deaths”, Haaretz, 8 April 2018。可查阅 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palestinians/.premium-israeli-military-to-launch-probe-into-gaza-border-deaths-1.5978494。见以色列政府 2018 年 4 月 29 日对反对加沙回归大游行中开火条例的复议申请的答复第 47 段。高等法院在 2018 年 5 月 24 日的决定中考虑到政府的答复，设立了一个实况调查评估机制，就非法使用武力的指控开展调查，并汲取经验教训，以便能在今后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⁹⁸ 秘书长副发言人 Farhan Haq, “加沙局势”，声明，2018 年 3 月 30 日。可查阅 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18-03-30/statement-attributable-spokesman-secretary-general-situation-gaza。

⁹⁹ 人权高专办发言人 Liz Throssell, “加沙和危地马拉”，新闻简报，2018 年 4 月 6 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925&LangID=E。

¹⁰⁰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权利专家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抗议的反应”，2018 年 4 月 6 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924。

¹⁰¹ 以色列，高等法院 Yesh Din——人权自愿者和其他人诉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其他人，第 HCJ 3003/18 号案件，2018 年 5 月 24 日判决。可查阅[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

¹⁰² Elena Chachko and Yuval Shany, “The Supreme Court of Israel dismisses a petition against Gaza rules of engagement”, Law Fare blog, 26 May 2018. Available at www.lawfareblog.com/supreme-court-israel-dismisses-petition-against-gaza-rules-engagement.

特别是以色列议会多年来通过了若干法律，免除以色列对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所犯任何不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加沙在其法律上被界定为“敌方领土”。这项立法的合宪性目前正受到地区法院的质疑。¹⁰³

五. 结论

64. 以色列实行的封闭，包括对人员和货物流动的严格限制，以及在出入限制区的种种做法，对加沙居民产生的累积影响持续损害着巴勒斯坦人享受人权的能力。在确保追究被指控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责任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

六. 建议

65. 以下建议应结合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之前报告中所载多项建议共同阅读：

(a) 以色列必须立即解除对加沙的封闭，结束可能构成对平民进行集体惩罚的做法，并在适当顾及合法的安全考虑的情况下，允许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对行动自由的任何限制必须符合国际法；

(b) 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有义务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尽可能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包括确保人民获得食物和医疗用品，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其中包括确保受保护人口，特别是其中最弱势或最边缘化群体不受歧视地使用保健设施，获得商品和服务；

(c) 以色列应确保使用武力、包括在执法行动期间使用武力符合国际法；关于在以色列部队开展的行动中使用武器和人群控制的条例，必须符合以色列的相关国际义务，特别是符合相关人权文书；

(d) 以色列应确保所有执法人员杀害或伤害任何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包括在加沙限制区发生的此类事件，迅速接受彻底、独立、公正和有效的刑事调查；追究应对违法行为负责的个人的责任；并确保受害者得到适当补救；

(e) 按照人权理事会在 S-28/1 号决议中的要求，以色列应全力配合该决议所设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¹⁰³ [A/HRC/37/41](#)，第 16 段。